

悲 慘 世 界

五

〔法〕雨 果 著

李 丹 方 于 译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北 京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悲惨世界 (五)

Beican Shiji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6

1984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2版

1988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10

ISBN 7-02-000260-9/I·261

定价 3.65 元

目 次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 一 圣安东尼郊区的险礁和大庙郊区的漩涡1466
- 二 在深渊中如果不谈话,又干什么呢?.....1474
- 三 明朗化和忧郁感1479
- 四 少了五个,多了一个1481
- 五 在街垒顶上见到的形势1488
- 六 马吕斯惊恐不安,沙威言语简练1492
- 七 情况严重1494
- 八 炮兵们认真起来了1498
- 九 使用偷猎者的技巧和一种百发百中的曾影
响一七九六年判决的枪法1502
- 十 曙光1504
- 十一 枪无虚发,也没伤人1507
- 十二 混乱支持秩序1509
- 十三 掠过一线希望1512
- 十四 这儿看到了安灼拉情人的名字1515
- 十五 伽弗洛什外出1517
- 十六 长兄如何成了父亲1521
- 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孩子”1531

十八 秃鹫成为猎物	1533
十九 冉阿让报复	1537
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1540
二十一 英雄们	1550
二十二 一步一步	1555
二十三 俄瑞斯忒斯换俄,皮拉得斯酣醉	1558
二十四 俘虏	1562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一 海洋使土壤贫瘠	1566
二 阴渠的古代史	1570
三 勃吕纳梭	1574
四 人所不知的细节	1578
五 当前的进步	1581
六 未来的进步	1583

第三卷 陷入泥泞,心却坚贞

一 阴渠和它那使人料想不到之处	1590
二 说明	1596
三 被跟踪的人	1598
四 他也背着他的十字架	1602
五 流沙象女人,狡猾又奸诈	1606
六 地陷	1610
七 在人以为能上岸时却失败了	1613
八 撕下的一角衣襟	1615
九 内行人看来马吕斯似已死去	1621
十 慷慨捐躯的孩子回来了	1625
十一 绝对中之动摇	1627

十二 外祖父1629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第五卷 祖孙俩

一 在重新见到一棵钉有锌皮的树的地方1654

二 马吕斯走出内战，准备和家庭斗争.....1658

三 马吕斯进攻1663

四 吉诺曼小姐终于不再觉得割风先生进来
时拿着东西有何不妥.....1667

五 宁愿把现款放在森林中也远胜交给这样
的公证人.....1673

六 两个老人，各尽其能，为珂赛特的幸福创
造一切条件1674

七 幸福中依稀记得的梦的余波1684

八 两个无法寻找的人1686

第六卷 不眠之夜

一 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1692

二 冉阿让的手臂仍用绷带吊着1703

三 难分难舍.....1713

四 “不死的肝脏” 1716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一 第七重环形天和第八层星宿天1724

二 泄露的事里可能有的疑点1743

第八卷 黄昏月亏时

一 地下室.....1754

二 又后退了几步1759

三 他们回忆起卜吕梅街的花园1762

四 吸力和熄灭	1767
---------------	------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一 同情不幸者，宽宥幸福人	1770
---------------------	------

二 油干了的灯回光返照	1772
-------------------	------

三 他能抬起割风的马车，但现在连一支钢 笔也嫌重	1774
-----------------------------------	------

四 墨水倒反而使人变得清白了	1777
----------------------	------

五 黑夜后面有天明	1797
-----------------	------

六 荒草隐蔽，雨露冲洗	1808
-------------------	------

第 五 部
冉 阿 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illegible]

一 圣安东尼郊区的险礁 和大庙郊区的漩涡

观察社会疾苦的人可能会提到的那两座最使人难忘的街垒，并不属于本书所述故事发生的时期。这两座街垒是在一八四八年那次无法避免的六月起义期间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是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巷战，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看，这两座街垒都是那次惊险局势的标志。

有时，广大的乱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会从他们的苦恼中，从他们的颓丧中，从他们的贫困中，从他们的焦灼中，从他们的绝望中，从他们的怨气中，从他们的愚昧中，从他们的黑暗中，起来反抗，甚至反对原则，甚至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甚至反对普选，甚至反对由全民拥立为治理全民的政府，乱民有时会向人民发动战争。

穷棒子冲击普通法，暴民起来反对平民。

那是一些阴惨的日子，因为即使是在那种暴乱中，总还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在那种决斗中还有着自杀的性质；并且，不幸的是，从穷棒子、乱民、暴民、群氓这些带谩骂意味的字眼中，人们体验到的往往是统治阶层的错误而不是受苦受难者的错误；是特权阶层的错误，而不是一无所有者的错误。

至于我们，当我们说着这些字眼时，心里总不能不感到痛苦，也不能不深怀敬意。因为，如果从哲学方面去观察和这些字眼有关的种种事实，人们便常常能发现苦难中有不少伟大之处。

雅典便是暴民政治，穷棒子建立了荷兰，群氓曾不止一次拯救了罗马，乱民跟随着耶稣基督。

思想家有时也都会景仰下层社会的奇观异彩。

当圣热罗姆说“罗马的恶习，世界的法律”^①这句神秘的话时，他心里想到的大概就是那些乱民，所有那些穷人，那些流浪汉，那些不幸的人，使徒和殉道者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

那些吃苦流血的群众的激怒，违反他们视作生命原则的蛮横作风以及侵犯人权的暴行，这些都使民众起来搞政变，是应当制止的。正直的人，苦心孤诣，正是为了爱护这些群众，才和他们进行斗争。但在和他们对抗中，又觉得他们情有可原！在抵制他们时又觉得他们是多么崇高可敬！这样的时刻真是少有，人们在尽他们本分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为难，几乎还受了某种力量的牵制，叫你不要再往前走；你坚持，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得到了满足的良心是郁郁不乐的，完成了职责，但内心却又感到痛苦。

让我们赶快说出来，一八四八年六月是一次独特的事件，几乎不可能把它列入历史的哲学范畴中去。在涉及这次非常的暴动时，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字眼，应当一概撇开；在这次暴动中，我们感到了劳工要求权利的义愤。应当镇压，那是职责，因为它攻击共和。但是，究其实，一八四八年六月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次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

只要不离开主题，话就不会说到题外去，因此，请允许我们让读者的注意力暂时先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座街垒上停留一会儿，这是两座绝无仅有的街垒，是那次起义的特征。

一座堵塞了圣安东尼郊区的入口处，另一座挡住了通往大

① “罗马的恶习，世界的法律”，原文为拉丁文 *Fex urbis, lex orbis*。

庙郊区的通道；亲眼见过这两座为内战而构筑的骇人杰作 耸立在六月晴朗的碧空下的人们，是永远忘不了它们的。

圣安东尼街垒是个庞然大物，它有四层楼房高，七百尺宽。它挡住进入那一郊区的一大片岔路口，就是说，从这端到那端，它连续遮拦着三个街口，忽高忽低，若断若续，或前或后，零乱交错，在一个大缺口上筑了成行的雉堞，紧接着又是一个又一个土堆，构成一群棱堡，向前伸出许多突角；背后，稳如磐石地靠着两大排凸出的郊区房屋，象一道巨大的堤岸，出现在曾经目击过七月十四日的广场底上。十九个街垒层层排列在这母垒后面的几条街道的纵深处。只要望见这母垒，人们便会感到在这郊区，遍及民间的疾苦已经到了绝望的程度，即将转化为一场灾难。这街垒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有人说用故意拆毁的三座五层楼房的废料筑成的。另一些人说，这是所有的愤怒创造出来的奇迹。它具有仇恨所创造的一切建筑——也就是废墟的那种令人痛心的形象。人们可以这么说：“这是谁建造的？”也可以这么说：“这是谁破坏的？”它是激情迸发的即兴创作。哟！这板门！这铁栅！这屋檐！这门框！这个破了的火炉！这只裂了的铁锅！什么都可以拿来！什么也都可以丢上去！一切一切，推吧，滚吧，挖吧，拆毁吧，翻倒吧，崩塌吧！那是铺路石、碎石块、木柱、铁条、破布、碎砖、烂椅子、白菜根、破衣烂衫和诅咒的协作。它伟大但也渺小。那是在地狱的旧址上翻修的混沌世界。原子旁边的庞然大物；一堵孤立的墙和一只破汤罐；一切残渣废物的触目惊心的结合；西绪福斯^①在那里抛下了他的岩石，约伯也在那

① 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Sisyphé）原是科林斯王，为人残忍苛刻，死后在地狱中被罚推一巨石上山，到了山顶，巨石滚回山脚，还要再推上山。

里抛下了他的瓦碴。总而言之，很可怕。那是赤脚汉的神庙，一些翻倒了的小车突出在路旁的斜坡上；一辆巨大的运货马车，车轴朝天，横亘在张牙舞爪的垒壁正面，象是那垒壁上的一道伤疤；一辆公共马车，已经由许多胳膊兴高采烈地拖上了土堆，放在它的顶上，辕木指向空中，好象在迎接什么行空的天马。垒砌这种原始堡垒的建筑师们，似乎有意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增添一点野孩子趣味。这一庞然大物，这种暴动的产物，使人想起历次革命，犹如奥沙堆在贝利翁上^①，九三堆在八九上^②，热月九日堆在八月十日上^③，雾月十八日堆在一月二十一日上^④，荷月堆在牧月上^⑤，一八四八堆在一八三〇上^⑥。这广场无愧此举，街垒当之无愧地出现在被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原址上。如果海洋要建堤岸，它就会这般修建。狂怒的波涛在这畸形的杂物堆上留下了痕迹。什么波涛？民众。我们好象见到石化了的喧嚣声。犹如听见一群激进而又隐蔽的大蜜蜂，在它们这蜂窝似的街垒

① 奥沙 (Ossa) 和贝利翁 (Pélion) 是希腊的两座山，神话中的巨人想上天，就把奥沙堆在贝利翁上面。

② 九三指一七九三年，这一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达到高潮。八九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

③ 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吉伦特派与王党勾结，组织反革命叛乱，处死罗伯斯庇尔等二十二人。八月十指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起义，君主政体被推翻。

④ 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由埃及返法，推翻督政府。一月二十一日即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⑤ 荷月十三指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保王党暴动分子进攻国民公会，拿破仑指挥共和军击败了保王党人。牧月一指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要求肃清自热月九日后一直存在的反动势力。

⑥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

上嗡嗡低鸣。是一丛荆棘吗？是酒神祭日的狂欢节吗？是堡垒吗？这建筑物似乎振翅欲飞，令人头昏目眩。这城堡有丑陋的一面，而在杂乱无章之中也有威严之处。在这令人见了灰心失望的一堆混乱物中，有人字屋顶架、裱了花纸的阁楼天花板、带玻璃窗的框架（插在砖瓦堆上等待着架炮）、拆开了的炉子烟囱、衣橱、桌子、长凳以及横七竖八乱成一团的连乞丐都不屑一顾的破烂货，其中含有愤怒，同时又空无所有。就象是民众的破烂、朽木、破铜烂铁、残砖碎石，都是圣安东尼郊区用一把巨大的扫帚扫出来的，用它的苦难筑成的街垒。有些木块象断头台，断链和有托座的木架象绞刑架，平放着的一些车轮在乱堆中露出来，这些都给这无政府的建筑物增添了一种残酷折磨人民的古老刑具的阴森形象。圣安东尼街垒利用一切作为武器，一切内战中能够用来射击社会的都在那儿出现了，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极度愤怒的爆发。在防卫这座城堡的短枪中，有些大口径的枪发射出碎的陶器片、小骨头、衣服纽扣、直至床头柜脚上的小轮盘，这真是危险的发射物，因为同属铜质。狂暴的街垒，它向上空发出无法形容的叫嚣，当它向军队挑战时，街垒充满了咆哮的人群，一伙头脑愤激的人高据街垒，拥塞其中犹如蚁聚，它的顶部是由刀枪、棍棒、斧子、长矛和刺刀形成的尖峰，一面大红旗在风中劈啪作响，到处听得到指挥员发令的喊声、出击的战歌、隆隆的战鼓声、妇女的哭声以及饿汉们阴沉的狂笑。它庞大而又生动，好象一只电兽从背部发出雷电火星。革命精神的战云笼罩着街垒顶部，在那里群众的呼声象上帝的声音那样轰鸣着，一种奇异的威严从这巨人的乱石背篓里流露出来。这是一堆垃圾，而这也是西奈^①。

^① 西奈(Sinaï)，在埃及。《圣经》记载，上帝在西奈向摩西传授十戒。

正如我们以前讲到过，它以革命的名义进攻，向什么进攻？向革命。它，这街垒，是冒险、紊乱和惊慌，是误解和未知之物。它的对立面是制宪议会、人民的主权、普选权、国家、共和政体，这是《卡玛尼奥拉》向《马赛曲》的挑战。

这是狂妄而又勇敢的挑战，因为这老郊区是一个英雄。

郊区和棱堡是相互支援的，郊区支持棱堡，棱堡也凭借郊区。这广阔的棱堡象伸展在海边的悬崖，攻打非洲的将军们的策略在那儿碰了壁。它的岩穴，它的那些肿瘤，那些疣子，以及弯腰驼背的怪态，似乎在烟幕中挤眉弄眼，嘲弄冷笑。开花炮弹在这怪物中消失了，炮弹钻进去，被吞没了，沉入深坑。炮弹只能打个窟窿，炮轰这杂乱的一堆有什么意义呢？那些联队，经历过最凶险的战争场面，却惶惑不安地望着这只黑毛竖得象野猪，巨大如山的猛兽堡垒而束手无策。离此一公里，在通往林荫大道、接近水塔的大庙街转角上，如果有人胆敢在达尔麻尼商店铺面所形成的角上把头伸出去，他就会远远看到在运河那一边，在向上通往贝尔维尔坡道的箭的顶端，一堵怪墙有房子正面的三层楼那么高，好象是左右两排楼房的连接线，就象这条街自动折叠起来成为一片高墙似的，突然堵塞了去路。这墙是铺路石砌成的。它笔直、整齐、冷酷、垂直，是用角尺、拉线和铅锤来达到这一平正和划一的。墙上显然缺乏水泥，但正象某些罗马的墙壁，对建筑物本身的坚固朴实却丝毫不减。看了它的高度，我们可以猜到它的深度。它的檐部和墙基是严格平行的。在那灰色的墙面上，我们可以辨别出这儿那儿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黑线条似的抢眼，以相等的距离相互间隔着。街上望到头也不见一个人影，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在纵深处竖起的这块挡路牌使街道变成了死胡同。墙壁肃

立，静止，不见人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叫喊，没有声音，没有呼吸，这是一座坟。

六月眩目的阳光笼罩着这怪物。

这就是大庙郊区的街垒。

当你到达现场见到了它，最勇敢的人，见到这神秘的东西出现在眼前，都免不了会沉思默想起来。这街垒经过修饰、榫合，呈叠瓦状排列，笔直而对称，但阴森可怕。这里既有科学又有黑暗。我们感到这个街垒的首领是一个几何学家或一个鬼怪。见到的人都窃窃私语。

有时候如果有人——士兵、军官或民众代表——冒险越过这静悄悄的街心，我们就会听见尖锐而低低的呼啸声，于是过路人倒下、受伤或死去，如果他幸免了，我们就看见一颗子弹射进关着的百叶窗、碎石缝或墙壁的沙灰里去。有时是一个实心炮弹，因为街垒中的人把两段生铁煤气管制成两门小炮，一端用麻绳头及耐火泥堵塞起来，丝毫不浪费火药，几乎百发百中。到处躺着一些死尸，铺路石上有一摊一摊的鲜血。我记得有只白粉蝶在街上飞来飞去，可见夏日依然君临一切。

附近的大门道里，挤满了受伤的人。

在这儿，人感到被一个看不见的人所瞄准，并且知道整条街都被人瞄准着。

运河的拱桥在大庙郊区的入口处形成一个驼峰式的地势，它后面密集着进攻的队伍，士兵们严肃而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座静止、阴沉、无动于衷的棱堡，而死亡将从中产生。有几个匍匐前进直至拱桥的高处，小心翼翼地不露出军帽的边缘。

勇敢的蒙特那上校对这座街垒赞美不已，他向一个代表说：“建筑得多么好！没有一块突出的石头，真太精致了。”这时一颗

子弹打碎了他胸前的十字勋章，他倒下了。

“胆小鬼！”有人说，“有本事就露面吧！让人家看看他们！他们不敢！只能躲躲藏藏！”大庙郊区的街垒，八十个人防御，经受了上万人的攻打，它坚持了三天。第四天，采用了曾在扎阿恰和君士坦丁^①的办法，打穿了房屋，从屋顶上攻进去，才攻克了街垒。八十个胆小鬼没有一个打算逃命，除了首领巴特尔米举着旗全被杀死了。关于巴特尔米的事，我们即将叙及。圣安东尼的街垒暴跳如雷，大庙郊区的街垒鸦雀无声。就可怕和阴森而言两座城堡各不相同，一个狂暴怒吼，另一个却以静相吓人。

如把这次巨大而阴惨的六月起义作为愤怒和谜的结合，我们感到第一个街垒里有条龙，而第二个背后是斯芬克司。

这两座堡垒是由两个人修建起来的，一个名叫库尔奈，另一个叫巴特尔米。库尔奈建造了圣安东尼的街垒，巴特尔米建造了大庙区的街垒。每个堡垒都具有修建者的形象。

库尔奈个子魁伟，两肩宽阔，面色红润，拳头结实，生性勇敢，为人忠实，目光诚恳而炯炯骇人。他胆大无畏，坚韧不拔，急躁易怒，狂暴激烈，对人诚挚，对敌手不软。战争、武斗、冲突是他的家常便饭，使他心情愉快。他曾任海军军官，根据他的声音和举动，可以猜出他是来自海洋和风暴；在战斗中他坚持飓风式的战斗作风。除了天才这一点，库尔奈有点象丹东，正如除了神性这一点，丹东略似赫拉克勒斯。

巴特尔米瘦弱而矮小，面色苍白，沉默寡言，他象一个凄惨

的囚徒。

① 扎阿恰(Zaatcha)，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绿洲，君士坦丁(Constantine)，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两处都曾被法军攻占。